



08329

刪後文集卷之十五

尺牘

答姚蠶菴先生



太極六圖壁上此說據淺見唯有存而不論四字然先生蓄疑數十年亦必須一人斗膽力辨打破疑團方能自悟其非不揣漫作長札一一考駁幸勿以狂躁斥之臨書悚仄悚仄

與范蜀山先生

承撰先君孝子傳感切五中但筆迹似出葛尼千秋豈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一

尊目不便囑代錄耶謹具日本賤求先生親書使傳為子孫世寶此刻有俗事中秋後當泥首階下以謝近鑑已鈔壁上乞更寄言行見聞及願學兩種吳先生今寓濮之翔雲囑筆致候

與卜人木先生

先生於春秋內外之旨嚴矣然居喪誦佛經西夷之教也何言與行之不相顧耶輪迴一說固結於胸而不可解卽以禪論亦最下乘矣後輩不敢妄議竊本蠶菴先生之意稍効忠告唯大度恕其妄愚而加察焉幸甚



與邢梅亭先生

小學劄記挑燈細讀見先生實踐之切第解釋處間有與鄙見未合者謹條列請政至四書章圖未免落入股家陋法每章用某一字爲貫某一句作串此恐流於穿鑿附會不可爲訓也四書中唯學庸可作圖此自然枝節晚有草稿容自錄上與尊見亦微有異同也

與范北溟先生

許季翁的是陽明一派然據邱以賓細述渠平生種種却恐陽明若爲處士欲爲入主訟事刀筆亦不屑也然則所謂陽明亦并是假托耳先生以爲然否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二

答張莘臯

數百里內盛德感人先生外殆不可再屈一指矣鼠子不曉事妄肆譏評多見其不知量耳相大度必不介懷而來書乃更引爲已咎益見省己之嚴敬服敬服

又

張節婦傳承擔斯鐫送深媿不文也尊詩成未卽發求价節婦不可不急葬而費無所出弟意同人各出一數秋冬稍備灰沙屬其內姪附之楊園之左隅可否并示

下祿後世中承感更建首耳

復姓一說懷之已久未敢猝陳今思及兄之身不復後世能保有賢子孫耶念外氏之恩不忍遽復者情也重宗祧之系不致苟混者義也自有祖宗有此姓一旦自外本宗而冒頂他族其責有歸幸有讀書識義理者出焉明知其當復而因循不果其罪更無所逃數世以後安知不以李爲異姓而通婚姻耶卽萬幸無此事而祖宗之不可絕姓氏之不可混理本昭昭也若患一向叫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三

熟外人不及遍曉凡遇簡劄書復幾世姓李某久久自然改口卽使不改人自宋我自李於祖宗可告無罪也唯力行之毋忽

又

巧語勝人如禪機取快目前耳此是剝削元氣處後生效尤流爲澆薄其弊無窮往嘗規亦亭彼亦深納鄙言高明幸勿以迂腐外之兄詩學頗博然出言少含蓄似中誠齋一半毒也晚村宋詩鈔矯俗獨多選可謂癖於嗜痂弟此中不過取數首耳



答鄭亦亭

樂府入十一首昨燈下已脫稿今呈上巖削之潘吳二公地下不知謂吾兩人是敵手足並驅中原否也聞有入燕意年近五旬鞍馬之勞恐不堪任文苟佳南闈亦雋何必紅塵僕僕哉

克軒來云千秋果杳然豈真蹈海耶聞其家遣人遍索數百里內絕無音響唯激浦一老僧晨啟寺見一人帶青氈巾手持松拂子狂歌南行道傍識其貌者云是葛

剛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四

相公癡子然終無下落也此公奇才向在蜀山草堂與之辨論古今慷慨淋漓具有卓見其貌亦古偉要是吾道中人其胸次有一種大不平不能爲天地解者宜其憤激至此也傷哉

又

葛子千秋近得信否聞渠發狂疾忽出門作蹈海想奇哉前欲脫產刻尊稿真知已也兄當扁舟訊其家人踪迹之若竟置弗問萬一死非命何以謝良友乎

與阮松巖

尊榮大費經營幸而告成外間紛紛都云不利長房令  
弟大不安云寧我死敢累兄耶遂急謀遷地足下斷勿  
搖惑堪輿家言人人殊如醫者入病家檢點前方不詆  
涼則詆熱只是奪生意耳何足憑然此猶有脈症可據  
若來龍結穴山頭水口穿鑿附會何所不通令此時有  
十弟兄利長不利次利次不利三箇箇怕死房房要好  
雖一歲九遷其棺終無十全之地因循耽閣家道全消  
不肖輩出咸陽一炬而已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得享  
其子一坏之封妄信邪說播遷勞攘罪何所逃父子兄  
弟本一氣利則俱利害則俱害決無伯盛仲衰之理卽  
貧富不均貴賤殊等或由氣數或由人事豈區區尋丈  
之地所能操其柄哉幸熟思之

與松巖

填詞不特壞詩格且壞人品鬚眉丈夫乃效兒女子閨  
閣中語不大可羞耶宋人詞非不佳然皆靡曼之音金  
元之禍未必非諸文人兆之也僕少時亦嘗溺其中至  
今悔恨無及若當時不作此等閑工夫專力經學培植  
根本今日豈荒謬至此耶談虎色變深不願足下效之



其長調悲壯之音或不妨暫寫憤懣然力量不到亦未  
易摹倣也

與阮松巖弟

不利長房之說本不足信足下愛兄之誠乃云寧我死  
不忍害兄令兄亦云我弟苟利吾何足惜卽此一念可  
以格天雖不利利矣况其言出之堪輿相傾相札全無  
憑據付之一笑可爾斷不宜輕舉妄動致遺后悔卽二  
陰夾一陽之說亦不可惑矣夫居中妻居左右尊卑秩  
然不容亂也尊太夫人樞垂朽窆時幸無恙豈堪再震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六

驚耶世道陵夷求如足下兄弟爭死者何可多得向見  
一友酷信風水而不睦其兄日求不利長房之地而遷  
之一歲蓋屢易也最後兄以疾故適當遷後之七日入  
雖禽獸目之未始不以風水爲神不知弟欲殺兄是何  
等事而地乃助之耶天地間氣雖雜揉畢竟拘理不過  
爲善不蒙福爲惡不得凶或一時之變究其歸惠迪從  
逆自不可誣氣不常伸理不常屈天地理豈有二耶  
願足下兄弟充此一念力敦孝友終始無間揆之常理  
自當獲福盡我本分本非希冀功效而不求自至者亦

必不爽紛紛邪說何足信哉

春與某

曰

榮科而不

應

試

與

之

聞欲遷葬豈惑於形家之說耶人子葬親必擇土厚水深之地只爲保全遺體不使五患及之非以朽骨爲求富貴之具也兄若以水泉螻蟻之故不得已而爲此舉猶可言也若以科名不遂財賄不充而妄聽邪說輒思變更今日旣昇之東明日復移之西震驚其神魄搖亂其骸骼以求不可必得之富貴卽使郭璞復生某科某甲某公某侯毫髮不爽孝子必不忍爲雖祖父之靈亦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七

寧使子孫貧賤不願受此勞攘也况萬萬無此理萬萬無此技乎充類至義之盡設有堪輿倡爲妖說謂必火化乃速發必水葬乃大貴亦將欣然從之乎或得吉地而其親壽考不及待其死以廕其子孫則將嗇其食飲拂其心志以速其衰而致之斃乎且卽以利害論或原葬之地本可以富貴而累遷而累下擇地求福乃更得禍將若之何兄之仁孝必無過慮弟習見人子之葬親者徒爲一已之榮悴而不顧遺體之安危堪輿之擇地者但思銀錢之飽橐而不念物力之艱難故激而言之



唯恕其狂愚而垂察焉

答范巨川

左書本文人好奇之習弟方悔之兄乃強爲倣效愈形其拙耳况要藏拙一念亦是人欲處今世特患不拙拙何必藏耶詩頗佳但不稱其人未免失口凡下語須有分寸闡象山陽明而接濂溪繼楊園此是何等事而以且文當之卽王令徒時藝纔覆一簣耳而兄顧以九仞許之師弟朋友兩失矣春初芬兄創詩會會詩一文二弟專以詩應間附時藝恨遠隔不及正也

刪後文集

又

卷五

尺牘上

八

前藏拙之說尙未盡此間理欲分界只看朱子任意則疎取妍則惑二句便見程子只此是學不外一敬字知其拙而藏之猶取妍以悅人也此種心術不可不早辨昨偶於舍親席間值三友痛詈吾兄誤人不淺弟力辨不可得所謂不善者惡愈見身分庸何傷然古人能使狡僞獻誠暴慢致恭是何等學問不可不自反也答馮大詩附正

又

適將移居鹿鹿久不答聞抱恙今已平復耶所作四書  
講成否語類或問與章句合刻外間已行此書恐不必  
費此辛苦此亦是好名之念徒爲舉業家作謄錄生耳  
若真讀書人何曾貪簡便耶貴鄉沈小休行墨君於濶  
偶道及湯廣涯伊弟西涯貴顯後卽棄妻子削髮入山  
亦不誦經事佛教往來無常處家人或求得之明日便  
徙寓其弟或以書問亦不發年幾七十矣此公甚高兄  
嘗聞之耶

又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九

西湖倡和水光山色爲吾二人似更惹翠他時藝苑或  
當添一公案也尊豚摹少陵得其貌矣精髓沈着處尙  
宜進一步欲爲詩人先滌肺腸科名鹿鹿非所望於賢  
者虛懷若谷故下此頂門針耳勿訝

與張倫表

兄許示擇交詩今尙未脫藁耶痛定思痛親自經歷下  
語決是一摑一掌血可以垂戒百世弟急欲一觀也凡  
事悔悟可改唯交友則畢生受累如衣敗絮誤入荆棘  
中一時擺脫不下眞令人啼哭不得因不失其親尋常



讀過亦覺不甚關切從今體認乃知大賢喫緊爲人處  
謹始慮終不可不自惕也善後之策只好漸漸疎之持  
身嚴正使小人與我違還無味彼自疎我若自家未脫  
舊習因循苟且畢竟纏繞到底無法可治也

又

戲謔之病前曾奉規昨昂干在坐同觀帖括弟復出諧  
語別後深悔之朱子所謂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  
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到得臨事不覺出  
來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願與兄共凜東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十

銘之戒痛改此失語次第或偶犯兄能正色相規受賜  
不淺斷勿自放地步故意容隱也惓惓

又

來詩非兄本意只是無可如何故作轉語正是極痛切  
處善讀者仍是一摑一掌血也然過高之弊亦不可不  
辨子張論交註中補出大故當絕損友當遠二意道理  
方完密未到孔子地位只想見南子豈不可笑來論恐  
人道我窄狹故示寬大處末俗患不窄狹耳窄狹雖君  
子不由尙是謹嚴一邊人尙一放鬆其流之極不知何

所底止名爲寬大實則驕樂佚遊宴樂而已比六三之象聖人垂戒用一傷字可玩也

姚友評許詩頗當然渠亦只是借陽明作大靠傍并非眞陽明也眞陽明之徒亦不至此今日若以陽明闢之是被他瞞過墮其計中矣渠本意只望天下後世以陽明罵之便可冒入理學帳裡蓋過一生作爲其以孝子自命亦此意也但世間假竊陽明者尙如此其流毒眞可畏耳

刪後文集

卷之十五 尺牘上

十一

與陳芬佩

詩會承命作小集其實亦是務外處此時勢只有杜門兀坐與一二眞知已講究切實學問方於身心有益賦詩作賦終是末務興會所發今旣不能中止只以人少爲貴切勿逢人說項引惹時流作聲氣場也交道不可不慎有詩文爲媒便容易膠黏東湊西集一時揀擇不得未必不貽後悔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今日正所謂因之時豈可忽畧耶



承教日紀太清恐妨後嗣此近於因果之說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若利悉錙銖算窮毫末徒以察察爲明誠不  
免小人之譏至於貧士本無會計之具日用些須一出  
一次記之簡末一以備考一以息爭取之以義用之有  
節未爲害理家國無二道周禮天官掌財賦於賜用之  
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証之以貳會考之以參互  
瑣屑如是豈謀利哉防欺濫教節儉耳若故示長厚一  
概縱弛非特邀福之念出於人欲於量入爲出之道亦  
有未盡其弊將有剖斗折衡之意不可不辨然近時學  
後嗣爲言則不可耳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三

又

盡人事以待天命梓向得兩子皆以痘殤不得已納妾  
不特不得子而性情乖戾轉添一累又不得已遣去今  
已半百餘氣血就衰癩疾日熾每達旦不能寐挑菜一  
事久絕想矣此身不足計唯先兄太宗不可絕將來立  
一族子衍先人一脈私願足矣承垂念諄諄特此奉復

又

兩山做徒將爲弟鐫寓峽草數十首據擔兄云當取幽湖詩板照式做刻他時便可彙合尊意以爲可乞發已刻樣子數張并現印紅格子數頁來然鄙作可問世者風雲月露之詞其稍得意者已付諸祝融此舉良可媿耳

與外舅金晨村先生

外孫昨竟不起矣此兒聰睿絕人由令愛胎教故知覺都發在正路上與常兒霄壤若蚤與僱乳媪或先期種痘幸得成長必非凡材寒宗不幸失此佳兒非特一房之厄可痛可痛令愛日來不哭而神傷外父當臨濮闕譬之候候

與徐朗行

滯幽湖新溪旬餘不意擔兄以賤誕集諸生屏牙爲刻詩卷計真可媿悚拙稿可刻以問世者風雲月露皆不足傳豈宜以劬勞之思爲科斂之舉况五十無兒原未成人每往來峽水漁家聞然率諸兒女燒紙上墳不知此輩何等積德如許發丁不禁潸然涕洟也書末時幸

刪後文集

卷五

尺牘上

三



代爲辭之

又

早間至德蘊書輟章遂吊仲氏道逢舟子云日短開船  
獨早不及奉別歉歉柏鄉一席較越多二千里僕雖欲  
富豈肯僕僕歎紅哉

與金南臯

人只爲營營衣食易得頽喪志氣讀書亦無趣味所以  
碌碌一生然此亦是中人以下資質故爲境遇所困苦  
吾輩立志正要從此磨鍊到得日午不炊而歌聲出金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丙

石淡然忘之乃見力量吾兄負郭且數頃精廬幾間坐  
矮桑叢竹中春禽滿枝秋菊盈圃雙親矍鑠米鹽瑣屑  
官稅私逋絕無與吾事處此境界正宜潛心經史力悖  
孝友以答彼蒼厚我之意昨讀來文頗草率似不甚下  
功夫者春初奉訪聞出外戲脾弟已疑之意新歲俗例  
偶爾漸染拙句面規決當悔悟今以尊作証之恐尙未  
決絕也君子居安思危久樂不淫誠以衰盛消長非一  
朝一夕之故憂勤惕厲懼其狃安富而驕侈生忘禍亂  
而矜孽萌也兄之謹厚必無他慮特恐因循悠悠玩日

渴時讀書不勇猛識趣不高明未免隨俗習非不克振  
拔耳試思古來短褐不蔽體藜藿不充腹大著眼孔豎  
起脊骨欲做千載事業者何人哉幸而食飽衣煖具爲  
善之資而妄自菲薄對此須眉必有慍然奮發而不能  
自己者矣粹非好爲大言以兄本質近懦少英氣聊以  
廣心胸正趨向耳其未當處幸不吝往復

何敏與姚子厚

人立品須在窮時於此處打得出纔是豪傑此天下第  
一難事魯培嘗言窮字穴從身從弓大有意義人身在

爾後文集

卷五

尺牘上

五

窮時如弓之曲豈不怨悶於此擡得頭起立得腳住豈  
不是箇好漢說雖穿鑿大足猛省兄行醫亦是爲貧無  
可如何然心術却壞不得一病到手見得未的寧可力  
辭勿以人命爲兒戲明知自家醫不來却算計明日蚤  
飯無米且發一劑先得四五分藥費再處或度其家不  
貧僥倖得全決有甜頭如何捨得放過或自解自慰天  
下那得眞明醫擺了藥箱只爲行道若箇箇回頭豈不  
壞了名聲胡亂地醫去未必不中不中亦渠命也凡此  
皆所謂壞心術也旣做此業須下一番苦功平時熟看



方書臨症仔細體認自疑則質諸明者斷不可強不知以爲知如去年包治痔漏徒使人作話柄也至於親友緩急亦情之常然不當竭忠盡歡求全責備楊園所謂麥舟之贈在忠宣義固應爾而曼卿不可以是爲心也此語當熟玩向曾見尊齋壁間書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十字具見家學淵源只從此鞭策人品決可觀努力自愛

與朱惠疇

與朱惠疇

與朱惠疇

與朱惠疇

與朱惠疇

與朱惠疇

與朱惠疇

與朱惠疇

令母舅之變只是意中事陽明毒發原屬不治之症但其才可惜耳以此知衛生之要專在平日謹慎自恃精力無所不爲滅身之道也楊園集論魯齋處曾熟玩否稼書不及魯齋識者猶惜之兄立志遠大必不以二公自期也然此尙是第二層義究其極所謂遠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雖遇其時亦無輕出之理第恐高自位置無實學以副之隱居不能求其志行義無以達其道不免純盜虛聲之誚或勇猛精進而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窮則貽誤後學達則爲禍蒼生此則可媿可懼當圖之於預辨之於蚤而不可有毫釐之差者也弟之浮淺類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三

情於此事幾無望矣吾兄篤實爲己天資明敏加以精  
審之功何難上希古人有體有用可出可處庶不負天  
地賦畀父母屬望老成凋謝垂盡斯道孤危唯千萬努  
力自愛

與張恕夫

昌黎謂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  
以致必傳於後然則吾兄處境特患不窮卽窮亦患不  
極不足激發志氣錘鍊筋骨爲傳世文爲傳世人耳兄  
乃以先業墮廢常自鬱鬱何所見之不廣也盛衰循環

冊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七

本屬恒理且非自我致之於先人可告無罪卽使不善  
會計有此挫折亦正是自家天資樸茂可與入道處爲  
仁不富爲富不仁豈虛語哉鐵筆一項雖文人事充類  
言之亦玩物喪志之一端移此工夫著力方寸間析理  
如利錐去私如快刃切磋琢磨金錫圭璧其所成就表  
見豈特區區秦章漢篆山橋雪漁而已哉爲兄善後之  
策唯有刻苦奮勵讀書砥行百凡節儉以給衣食不憂  
貧困而恥富厚不徂末技而期大成抱昌黎之學不上  
宰相三書負子厚之才不入叔文一黨則窮之大效也



兄自字恕夫兼號嬾髯寓意不淺然恕以接物則可恕以處已則不可嬾於應酬則可嬾於學問則不可若徒悠悠忽忽欲以名人文士終其身卒之名者不名而文者不文豈弟之所望於兄乎交淺言深幸貸愚妄

與孫玉輝

久不得書忽聞久甥之殤令我慘怛致病何由豈太聰明番事穿鑿耶淮揚風俗澆淫真不可居也未婚守節雖非中道叔世實不易得然一時意氣終保不定要以速死爲幸不速死正須著意保護使之白首完璧亦一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六

大事也里中一少年暴卒其妻太慟自縊家人救之甦今雖無他故未知向後若何僕嘗謂凡遇此等事只以不救爲是此不仁之語正所以爲仁也何如

與吳昂千

同祖兄弟實與同胞無異蓋以父視之猶子卽子也以祖視之庶孫猶嫡孫也卽使橫逆見施猶當體祖父之心自反自責勿與較量况隙自我開釁由利作形之楮筆鳴諸官府設祖父在忍見之乎昨偶見庭中新竹向陽者發榮滋長自遂其天初無驕色其近牆一枝頗覺

偃蹇然亦無妬容黃葉瘦枝挺然不阿轉有佳致生本  
同根或盛或衰安於所遇而並行不悖靜觀物理欣然  
有得食芹曝背不敢自私分餉吾兄唯笑而納之

與孫帶封

聞之公期云昔有人患心疾終日默坐昂首搖身時發  
大笑見水輒喜欲自溺家人嚴守之百療無效一良醫  
視之曰此殆慕濠上之趣而成者耶今尾鬣且具矣命  
取魚長四五尺者畜大盆中令病者縱視果大喜注目  
良久儼若兩魚煦沫游泳不能去醫忽出利刃命強有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充

力者取大魚剖腹抉腸而鬻之病者吐舌大駭病遂霍  
然甥女崇奉邪說至於疑畏成疾尤惑之大者因其蔽  
而通之唯有倣磔魚之法燒佛經於左毀神像於右使  
之恍然大悟而已若持齋設醮益重其蔽是猶知其病  
魚而沈之洪波也婦人女子不足責旣爲識字丈夫是  
非不難立判况兄之高明雖二氏精妙之說尙不足惑  
區區粗迹猶有騎牆之見非弟所樂聞也廳間對聯爲  
善最樂讀書便佳具見志尙然老佛之書未屏則見理  
不明果報之心未去則爲善不純近思錄第十三卷曾



熱看耶北溪字義說鬼神處亦頗詳細此一事不可不用一番工夫推究到底也先兄沒時兄諄諄以佛事爲請至今不及剖析乘間竊陳幸勿以迂斥之

答許純也

承許刻楊園書且云此身幸存必不使楊園之書殘缺不全也抑何其志之決哉然蜀山先生當日鏡此板時只是一箇勇字做成願高明及此少壯得爲卽爲若一逡巡便有築室道傍之患特愛直言勿訝

又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三

方擬邀旦兄趨候兼攬兩山新翠因租事滯不果乃煩專使感與媿并弟自兒殤痛悔往轍日夕湔滌以圖自新雖嗣事杳然亦復安之若命天之報施銖髮不爽非楊園而無後皆自取也近况無何道惟看得默字有味敬字親切耳尊恙未平竊謂宜於涵養本原上更加工夫何可全憑藥餌少間當造謝草復不旣

又

人日之約杳然至穀雨始得貽孫吳江舟次一簡并節孝錄可見一入世卽朋友聚散不可期何如隱鱗戩

春雲秋澗與二三知己共嘯吟乎梓今歲移齋鳳山之麓泉聲遶屋峰影照窗幽境極快人意昨接令姪稿讀至獨字一篇孤燈細雨又不容不淚涔涔下也先生諒有同情桃葉渡頭今無可耽閣矣臨書惓惓

承惠困粟不敢領弟有一策楊園集雖刻而板未行其家五喪未葬意欲約同人舉三十金一會屬姚希賢至蜀山堂刷印鬻書爲灰沙費旣使窮鄉未學得讀遺書有以興起而五棺暴露亦得及早入土非兩得之道乎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三

公啓附上乞登台甫

與潘燭微

聞續綴之舉尊公在陰已屬憲修成禮此不可復悔失節之婦論理不當娶然父命亦不容違只在以德化之勿使虐子女任之中饋女紅勿使干外政死後不合葬不與祭可也

與蔣擔斯

山中岑寂幸有泉聲淙淙遶榻曉起望匡廬羣岫如濃髻梳雲嫵媚撩人引領隔湖故人渺渺爲之悵政昨雨



接手教如接芝宇尊經開暢遊恨不及插翅追陪也承  
委因課繁不得刻暇燈下勉和來韻或與令甥共酌之  
勿輕付棗也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上

五

刪後文集卷之十五

刪後文集卷之十六

尺牘下

客星山人陳梓古銘

與沈卜廌

令弟一案訪之輿論皆謂長兄失教養成驕悍之習此春秋責鄭伯之旨也未審果否中庸十五章似宜詳玩堂上八十老人目擊兩手足齟齬若此何以慰暮齒乎繆彤掩戶自槌雖非化家正道然其志良苦矣不遇盤錯無以別利器望於此加勉焉外書幅壁上

與沈南谷

刪後文集

卷之十六 尺牘下

古人詩沈雄悲壯自有含蓄不似今人一味嫚罵叫跳如外淨出場鑼鼓喧鬧只博兒童贊嘆也然反此求之又一向衰颯沒氣魄或粗淺無味或嫚頭側頸卑靡不堪程子所謂扶醉漢真無可如何也大抵此事只是支流要從源頭上下功夫讀書多見道理透集義久養得正氣足自然由中達外出語沈著極平淡中極精深極激昂處極渾厚也僕詩雖不卑靡而豪氣未除終是源頭上欠工夫然正是受病處足下勿誤學也如足下地位且不必學詩只將小學四書熟讀俟有得力處然後



商量何如

又

詩言志本無取於富麗子曰辭達而已格律聲調何爲哉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香山雖大家其俗處不可學玉川粗率固當別論若堯夫擊壤以德勝不容作詩觀至誠齋則鄙俚極矣語水主張太過蓋疾世之爲僞唐詩者如七子之膚廓不覺矯枉過正耳平心而論詩有三要一性情二理義三文詞廢其一非詩也文勝則情不真理勝則近於儻要能以典雅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二

之辭發揮情理風雲月露皆性靈矣耕餘集大體雄渾高出流輩然恨當時不細檢汰如寄語閻羅莫嚇他女兒原是賠錢貨豈可垂法後人耶兄筆力極豪放所欠者細潤耳哭弟十絕全是摹竹枝調情非不真而詞不雅馴恃夙契妄爲刪抹兄以古人自處必不怪弟愚戇半僧孺未達時著作受前輩指摘唯唯面領至爲相却耿耿不忘兄雅度當不至是聊附一笑并政之芬翁何如

與屠時若

兄科舉一念頗熱此熱字不是小可百般病痛都從此  
生不可不蚤斷其根遇不遇有命不以熱而得不以不  
熱而失不以熱而速不以不熱而遲朱子落得勞攘四  
字可體味也兄之聰明何事不可爲今旣急於小就趨  
向要正近時人物如稼書先生可也渠不爲富貴功名  
起見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生平所  
志在此當時雖不竟其用所至決有實惠及民卽如嘉  
定一縣至今戴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非至誠感人何  
以致此然却從未遇前冷淡中得來兄可以自反矣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尺牘下

三

又

晤周旦兄云近屠先生深佩服陽明矣前此作帖招宗  
晚村取科第耳非本懷也心竊疑斯語及接書極推楊  
園且謂叢山雖述伯安謹嚴過之談明心見性者非程  
朱之書無以發其病而藥之正論侃侃乃知訛傳風影  
摠不可信也晤令姪知尊體清裕分翁近患腫滿雲間  
醫謂命火衰投附桂十劑未卜果可起否先世造事未  
了深爲憂之幽湖詩文衣鉢未廣得更親炙十年後起  
益可觀碧翁有知當默佑耳



天與周且婁

臨行不及別托嘉木轉致刻譜一事先從世系起但倉卒卽用舊稿可發膽否承攬一票付銀時望卽代定恐渠遲誤耳春來檻外盆花爭豔抱諸孫含節嬉戲山齋窮獨叟孤燈半壁泉聲竹韻夢寐雖恬一念老兄晚境不禁涎流枕上也呵呵

前秋與欽陶舍姪道虎林觀建蘭內姪家極茂謂分時當見惠本欲攜入越置雪香書屋耳昨乃遣舟送幽湖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四

湫隘之區何必此雅物耶况舍下溼蟻最多或蝕根莖大可虞兄菜畦花類甚繁暫寄廡下若故山不遣伴并祈培護過嚴冬也外七古一首題曰寄蘭使後人啄國香者多一典故未爲不韻呵呵

與張漢木

兄大病痛只自以爲是四字醫學之所以不進復姓之所以遲疑儒釋之所以混淆皆由於此孔子七十學易猶曰無大過子貢惟可也未若上有悟頭故終聞性與天道兄何主張太過乎某訛訛聲色弟遂不敢啟齒以

全親誼而兄復然竊所不料也所引劉詩受屈處固不免然寧使自家受屈不可使良友緘口不言此一種道理兄曾見及乎

又

聞與方行議桃葉事何所見之偏也君特有子不覺苦耳舜有象象可生子而曰無後爲大何也竊武嚙雪吞氈何等患難况先已有子而必納胡婦何也凡事有經權緩急執一不得使尊繼父更置一妾安知無子何至以螟蛉亂宗祧耶反身自鏡亦可諒弟之苦衷矣

刪後文集

卷二十六 尺牘下

五

與錢坤一

承訪先世遺蹟家間僅錄得商隱先生尺牘數十首計共九頁命童子謄上別有全稿存新溪澹寧堂昨看桂扁舟遣假頗有難色固請之則云坤一力能登棗便當慨付不然無副本懼遺失也此亦賢後人之責幸與貴族顯達者商之何如

與祝貽孫

承惠多儀拜受顏覩一夕快談每年積悃賴以紓洩叨益渥矣第兄以高明之質堅執已見未免流爲異學意



欲一一辨析以求正媿學識膚淺不足以回聽覽故遲  
遲未發昨接珠溪徐侶郊書述簡菴先生言亦云祝先  
生未免爲陸王所誤不特此也并同甫亦爲所沾染適  
與鄙見符合弟言不足憑簡菴則高明燕都一人之契  
也伏惟虛衷自省一洗舊見細看三魚文集痛闢陽明  
處力挽其偏不使沈潛篤實之資爲異學所襲而有之  
則斯道之幸也臨書虔切唯宥其罪而頌察焉

與金蘇世

往侍蜀山即欽仰風規嗣聞構家難曾作五古道遠無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尺牘下

六

由就質五年前晤破山莘臯翁出尊作自圍屏寄范石  
寒者益深懷想今歲入閩否兄弟之仇無可報唯有終  
身不西向坐耳直言勿訝

與葉吉輝

首春做徒道先生近况山陰桃李諳然向風擬赴館道  
郡從文旆領略蘭亭諸勝以消宿念而夜半帆駛遂過  
西郭不及握手一敘濶踪千巖萬壑付之夢遊今尙歉  
歉也令郎近留署耶書法聞大進舍姪昨之邗溝覓佳  
楮將懇堂幅便鴻先此布候不一

與吳芑君

一載不相見度秋捷必圖晤乃糊紗者眼復爾不知黠  
頭人何時在旁也呵呵今歲館貴族有題譜圖一篇呈  
覽可畧識鄙人近况然老兄於桑梓太愬撥冗負一笠  
渡江遊蘭亭吼山諸名勝遂涉曹娥登夏蓋觀海與諸  
宗人敘兩世濶踪錄譜而歸不特素願稍酬亦使集中  
多幾首五七古越遊詩大不枉也不審琴趣軒五更雞  
鳴有此夢否臨池不勝翹企

又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七

訪琴趣不值聞遊東山何不見邀豈別有狎客迂叟不  
堪入羣耶慕迂新種梅暇閒借東湖賞之朗仙琢研絕  
佳有水坑蛙已鑿池磨礮未醇煩仔攜付更費渠半日功  
也

與陳可人

竹幅不特小休卽日如亦幾幾伯仲張齋壁夜夢灑然  
似風雨聲從紙墨間飛泊床帳也技至此神矣然猶望  
高明精進勿自足更出日如上弟有宣德賤什襲敝匣  
三年後請一揮耳



與褚惠公

鳳橋仁里去市遠矮桑叢竹小橋流水雖桃源何加焉  
課小兒得此境地煖風晴几淨窗幽可多負哉楊圍繼  
孫文相同儕中欲爲娶一村女以廣嗣續兄樂善不倦  
必慨然也公啓附到

與曹名竹

向嘗規錢聖潛堂堂男子徒作閨閣語豈不赧顏渠以  
鄙意爲迂濶一生填詞自比柳七秦九今竟何存耶兄  
才意高於錢而患症略等據鄙見宜將翠羽新聲付之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八

赤炬別起爐竈竟作古調乃可一洗前腔漸造正派老  
手不煞詩氣爲詞所蒸染不離孃頭側頸如東施捧心  
徒令人欲嘔耳弟性戇直故下此痛切語兄見必大罵  
妄人然夜半回想諫果豈無味乎倘因弟言改絃易轍  
則是大有造於曹公也呵呵

與范祥夫

前函失候恐旆已返杭耳承惠滋牋轉悔疎節矣外具  
日本冊奉報尊公九原屬望甚切卽不應試經書不可  
不溫詩古文不可不通得少暇時便肆力殘編是所望

也

與徐偃郟

土木繁瑣不及細領教益然語次多可疑者不一一縷

陳辨難恐非直道知云不禁徒觀劇第令還齋講說故

事先生卽就其所述導之歸正或忠或孝法戒兼陳豈

非循循善誘然據鄙見縱徒觀劇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窮其弊設館介都會百戲譁然接於耳目誤人子弟不

淺矣又云不必觀他書只須體會四書或十日一章或

一月一章潛心玩索自有的見夫程子所謂意味深長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尺牘下

九

非別有新解出於尋常意計之外也若於章句之外另有會心定屬穿鑿附會卽如尊論三省一章是天德于乘一章是王道此等不過連章題入股陋法未必起朱子於九原嘆爲發所未發足以羽翼經傳也學者日課五經諸史遐搜博覽久久會歸於四書以爲不外於此如西山之大學衍義有用我者以此應之此則由博而約之候也又云教弟子作文不出搭截病其割裂四書壞人心術持論極正然充類至義之盡教子弟舉業早已壞人心術許白雲云此義利之所由分也爲今日計



唯有止課蒙徒纔是正本清源若既課經承主人之托  
教子弟入股取科第倘歲科出搭截諸生以素不嫻習  
黜置劣等先生能辭其責乎卽如吾兄應試有司命題  
或斷不可兩截發揮者能保無得失之念循規遵例作  
六篇三篇文字耶此等處恐皆迂濶不通似是而非恃  
愛厚不敢不辨唯恕其愚戇而教之

石二方命徒錫上但復姓一說尊公不以爲然則此卽  
有本姓朱三字未可便用凡事以順親爲主不可得而

刪後文集

卷之十六 尺牘下

十

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弟是根本田地何可忽耶

又

周先生日計大槩純正未及細看昨燈下偶閱一條云  
凡物之結實者皆兩片有心惟稻黍稷麥渾然一粒以  
其得天地冲和之氣也此恐一時之誤天地生物無一  
物不是兩片有心稻黍稷麥渾然一粒之中未嘗不是  
兩片未嘗無心所謂太極陰陽無物不具也如所言天  
地冲和之氣惟稻黍稷麥得之而他物不然乎若無心  
則來歲何由發芽今春米熟俗呼爲挖眼眼卽心卽程

子所喻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然否

### 與方靖公

涿州館頗愜意課暇當熟經史勿徒作流俗人將來得一地或少展抱負不至虐我赤子庶不虛私淑

冰野家報自言古文大進果否少年能文章一不幸台人言之無其實而有其名可乎學問總貴虛受一誇則淺薄矣

### 與王文育

尊書樹滋堂頗道古然滋字小不稱堂却用側鋒誤矣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七

大抵書家冊卷大幅總易支吾唯額字着假不得在凡上特頗可觀一高懸百醜盡露矣須更下五年苦功乃佳寄亭云飛走舞跳次亭云力透紙背而仍秀逸意趣灑落而又蒼古此中參之何如

與吳崑岳

齷齪市井寄一兒五里外便防夜卧被不掩肩晝飯稍寔腹鳴語刺刺不休兒乃呼兒負笈五百里兩歲不少倦亦可謂幽湖之傑出者矣然未作八股卽令讀醫書行岐黃是望卵而求時夜也不太急乎徐靈胎云非讀



七千卷不可行醫此雖太過語然亦未有讀七十頁書不熟遽以三指司命者昨海上覆舟溺死者百五十人或咎碧翁太酷不知合四海庸醫每歲殺人不啻數十萬人可爲扼腕也

與汪梅津

尊著十朝律指後必附閨秀此亦選詩之例但據愚見當以僧道尼居閨秀之後而閨秀中又必以妓居末令與僧道接乃無混雜倒置之患向來俗例使方外居閨秀前大失體閨秀中有節烈賢孝在僧道自外於人倫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七

吾亦從其外而外之豈爲過哉

又

辱徒步見招不得不冒雨放棹天假之緣跨嶺開霽草堂詩酒不孤此會蘓門一嘯昂首曠然九霄鸞鳳猶在耳也尊祠規制宏敞第大門四字遠近觀瞻豈容令初入塾兒筆法玷一族耶得工書者更之乃佳六年唱和望一一錄示將補詩話也

又

握別時諄諄望弟生兒此天地父母之心也孰意此婢

自去年八月以後誤聽旁唆化爲貞女凜不可犯或扣  
之則作色曰世豈有五十餘老翁而內廿歲之幼妾乎  
吾唯死耳若強留之懼不測不得已擇鄉間壯農升  
妾爲妻以遂其欲將來嗣續一事付之東流大負雪瀛  
及長兄一片苦心兩妻二妾人事粗盡而阻碍若此豈  
非命耶臨書涕零

與鈕膺若

垂虹快遊持螯把醖大是愜懷浮生一葉萍良會正不  
多得兩山無地明歲將歸越守郎墓昨寒宗已送約矣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三

若果行則洞庭一帆不知何日可遂也佳文乃爲糊紗  
者所屈達人當不介懷第前人詩云還家何以慰吾親  
又恐有情難遣耳來字一幅幸寄葭溪

答膺若

禿菜根正苦不易得何意有心人臭味關切已收藥籠  
賤病當瘳固有良會何待靈胎一匕哉謝謝承教不宜  
遠館具哉至意然比之驅馳北道分餘蓮幕者則山雲  
海月墓柏隴梅所獲多矣第寒谷寂寥無由時炙清輝  
漸滋鄙吝斯可虞耳



與謝雪漁

兄經濟素優適有邸報論河道及鹽稅附覽得一一剖  
悉使迂生亦通經世荷惠不淺矣令坦殤一弟恐渠分  
心不以聞令親翁甫別天開遂洩此消息飲泣不止梓  
因曲論尊人不遣兒覺者何心體親心爲己心畢竟孝  
重於友耳閱夕意漸平勿念

又

立後爲先兄大宗此身之絕續在所不計家叔從長沙  
歸自言六旬得兒力勸梓及早納妾然岐兄又云葬處  
絕地內籠亦何益敦質之高明二事孰緩孰急唯詳發  
之據鄙見立先兄後倘他日有兩孫則分一以後次房  
然天下未有無父之子殤不可以爲父亦甚費商量也

又

桃葉一事昨戲與友人約三章云一性情二精力三女  
紅貌不足論也針黹本在可緩然拙荆眼花老年藉以  
補綻耳祠事昨已立契舍姪之能斷亦長者獎勵之功  
也高年唯善飯如中消却可憂若耳聰目明乃壽徵何  
害耶種痘多者可少少者可無實有挽回造化之權然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古

嘗見有一種而遂斃者亦不敢勸人矣邢先生向曾論  
及有六不種正當出痘時不種耳後紫筋多者不種一  
歲內十歲外者不種平時有痼疾者不種雖無疾而素  
稟薄極者亦不種種而死者或醫欲射利而犯六者之  
一乎

做友且斐西鄰不戒於火遂自備火具親友各叨其惠  
貴東有餘先生一言寧不聽從耶湖中結茆不必果成  
讀來書已躍然神往憾旅人無福寄廡下一席耳畫記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五

乞爲一篇來當作札懇渠一題見如此古勁手筆必踴  
躍也

答雪漁

夏得教述尊太夫人強飯如少年此非高年所宜今果  
有斯變聞之悽愴本欲寄詩稿知專力空事不敢溷瀆  
矣大約未葬以前第一是附棺生漆多一層叨一層之  
益往在硯見主人漆其母柩至百度每度一筋概不用  
瓦磁灰其堅如鐵也

管又

蘇前游豫告夜不寐憊入矣泚我空自曾



敬修令弟方促舍姪送約來歲延課諸姪孫不意遂爲  
古人知心落落無幾輩何堪如許凋落聞訃愴痛生死  
雖大數然不能不致憾於羣醫也外輓詩呈政

與雪瀛

先人一髮欲墜賴老友維持三年而後諧人事亦云盡  
矣感激涕零何以爲報精力雖弱而質性頗馴僥天之  
幸或得滋養血氣漸充容可受娠津兄云脈不大虛無  
礙然卽大虛有碍亦薄命人自感召之何忍委過於知  
已哉臨書哽咽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六

又

握別時失謝卽屢歉歉吾兄視梓先人如已親在勞在  
怨詳訪精察重贖累賤往來如織爲人謀竭忠盡智如  
此而猶不免於歸咎則天下無任事之人矣任事如此  
偶有一小欠缺處卽從而督過之則若人之良心亦漸  
滅殆盡矣梓雖不敏何忍出此但自問年邁蹉跎冀獲  
一少壯者易於舉子而值此弱質運蹇命艱唯有自痛  
自悔而已敢以高明爲疎忽乎來書乃深自引疚益令  
我悚仄無地假令勘驗時弟亦在座聞令親翁語令之

先入之言安知不唯唯從命若夜熱腹痛恙與盧源述  
遺矢相類人非神仙欲於一瞻望間概厥生平理所必  
無况更有可疑者甫入門而卽自言有疾安知非詐此  
必道中令坦先漏老先生三字拂其素願作此狡獪耳  
昨訊玉書果然先生且勿自歉旬日後安知不親驗其  
無病尺一相聞復欣然動色耶

又

何生過齋命寫望夫石偶題一絕酒後興發遂成九首  
聞在蕉雨亦見和數作當併長卷聯書行草使後世知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七

吾兩人心事不減畫墨蘭登西臺者可乎

又

景龍鐘銘硤川朗仙方外遊秦中所購據云鐘久百鏹  
榻時懸百丈梯衣袂窒其隙乃可著墨力甚艱故傳者  
絕少玉樵觚臚全載其文體兼篆隸極古極瀟灑僕最  
傾愛欲煩大手作蓑衣裝潢之俗事不可溷竇得見許  
乃付郵筒耳

又

渡江帶魚二十餘尾龍種者六死其五餘一與衆魚畜



卧雪軒下竟日游泳獨造獨來不與羣魚伍隱隱以龍  
自負者可知物性貴賤迥判漫作小記呈政拙作數十  
年累數十帙經兄論定者十之一而意欲傾篋就質七  
載因循未果明歲家食遠別何時可遂枕上念及黠然  
自傷也千字文弟不善楷兼鄙意以智永真草並列真  
反制草使不得騁板滯無味不若大作草而以小楷作  
釋文非兩得之道乎

答雪漁

小楷猶可支吾如來格一行入字便須見醜如何尊論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支

字體恐太拘法家書正在相生相讓補筆省筆處見長  
先君嘗誨梓等書要得趣晉人高致卽楷字亦運以篆  
隸行草筆意故唐宋人不能及如高字中必作口必字  
不先七後三點並落終身不能學書也故弟說傳六載  
先君必自作仿格不以屬師猶憶書杜句春風暖若時  
云四又字不可雷同略述以質高明或不苛求於拙書  
之苟簡也

與雪漁

令坦從蠡城購一佳硯旁鐫雪巷道人舍姪大喜謂是

建文時泣讀楚詞者因以青花蕉白二方易之玉書亦欣然應命蓋雪菴石三面斧痕不受刀而所易二方却可鑄兩節也弟有小記一首容他日錄正昨語玉書輩云公等好硯癖矣而不習字與買書高閣藏墨磨人者何異以石自礪而不徒玩物乃硯之真知已然在藥肆批張在書齋鈔入股皆非陶公懷也呵呵

與黃岐周

去歲帶猶子還山意欲培植以繼大宗本不爲身後計昨家叔歸自長河自言六旬生子力勸梓納妾館中此舉未嘗不是但據尊教先子旣葬絕地雖納寵必不能生子何苦勞攘若欲僕遷墓而後爲嗣續計斷斷不忍也高明詳教之

與李裳吉

借書不還昔姚二先生嘗患此疾渠以爲疥癬之疾據僕看却從手少陰來直是無藥可療孟子以言餽不言尙爲穿窬况明知非我物而取之乎使穿窬有雅俗之分則律當爲補一變例曰凡入書齋竊雅物者不罪足下試一查以覆我因故人有染此痛悔欲死者可援以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七



寬譬之耳越千病久不復果係虛寒桂附不應者補火  
生土非硫黃不可但製法有訣一不合法爲禍轉捷也  
慎之慎之

又

吳江桐廬短棹夷猶承越兄雅愛兼贈茗具區區硯冊

何以報稱耶五十無兒本不宜遠出第歉歲不堪失館  
適越中寒族延課子姪來春擬赴約借此得時瞻久曠  
之邱隴亦大慰也然莘翁獨以爲事有輕重力阻此行  
不識尊見及膺兄又謂何如也九日登平波及聞雷雨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尺牘下

三

作失稿幸錄寄

又

尊翰云與俠安讀鄙人澱湖讀書記思目中朋儕數百  
里內求一人可共讀此文者杳然絕響可爲扼腕然鄙  
人何以得之二公非大幸事乎向存冊頁倘諸生能代  
錄紫雲先生稿見寄卽以此酬之寺中小沙彌僞作搆  
書取利此風漸不可長當告其師懲之外江淮集附到

與謝敬修

十詩已收與某友律中聯聰明幼女能傳業飄蕩癡兒

可憶家愛子不及愛女子可憶父對照仍是父不念兒  
含蓄蘊藉得風人之旨能首首如此便可造唐人室矣  
津夫集同人詩梓有舊稿一冊令郎所謄出者望寄去  
不選何如  
抵齋館童痘殤係孤子殊愴然早晚呼喚歷四載餘恨  
早發不獲爲渠下一涼劑庸醫誤人但知以毒攻毒不  
解火閉之病得毒物而火益熾世有油沃薪而不燎原  
者乎可嘆也別梅集望寄下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下

三

答李鐵君

正仿五柳自輓作別友四十章尊翰適到遡下筆之日  
幾四閱月道遠鱗鴻之艱若是知前此浮沈多矣可嘆  
秋山夜月何地無之兩間此詩非吾二人孰喻其微當  
卽寄雪漁賞之漫和真不自量也雪漁昨書來述郡太  
守杜諱甲刻廡青續稿中有贈客星數作越人秘之不  
多購容覓寄豈經先生手定耶承約南來爲之狂喜但  
友朋會合有數梓自度風中後僅存左體不久就水恐  
高人乘輿而來終不及一握手則雪夜回舟反增悵悵



既不必見戴何如并不發棹耶呵呵人過六旬不宜遠  
行况曉巢安樂窩青山白雲水流花開與外間風色迥  
別千里命駕古人迂談耳梓之館揚饑所驅寧得已哉  
臨書無任憇憇

答李鐵君

知已天限南北一悶事尊著尙史春秋解何時登棗及  
未死前得一讀爲快耳論七律誠難然以冲和一派爲  
極則而謂工部亦僅跬跬步趨恐不然也愚見七律之  
沈鬱頓挫無出少陵右者晚節漸於詩律細豈易瑕疵

刪後文集

卷之十八 尺牘下

三

與李裳吉

非禮之禮僕生平目擊者非一矣到紫薇慕迂弟中殤  
棺停祠間云其尊人太常公欲待汪氏合葬也蓋所聘  
女亦殤未幾過汪墳有一穴石坊題云許某童配汪女  
墓後來徐玉山堂女長殤許字卜甌猶子喪歸於沈余  
曾規之兩家都不見從居然題木主稱元配無如何也  
其原由曹瞞華歆二人創之弊流百世可悲已至方兒  
令媳此一事尤人倫之大變不入非禮類中暇造澹寧

網論之耳花圖極淡泊然鄙人福薄自知之明得一雪  
漁爲之刻詩而暗中若或使之致萋菲若此使花圖亦  
破川俱給三年蚤入泉下矣呵呵

與嘉木

師母知人諸生中雅賢契極口贊嘆今日五百里扶柩  
崎嶇歸葬不可驗乎足下云卧雪亦有功似也然將舍  
弟柩厝先君側不知可三何時能遷所謂爲人謀而不  
忠無可逃也只要自家免累不管他人貽患俗情皆然  
不料臥雪之待老人亦如是命耶吳門之行何期大國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三

香帶數笏見寄

思與曹生大求

人人齋翻人書籍乃輕躁之痂瓜田李下之嫌得毋念  
及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程子此語當善看不能柳  
下且學魯男初學寧守此語耳僕看今世人只任性兩  
字貴賤老幼男女無一人矯自家氣質之偏求變化者  
所以謂之邪世此事有原流總無處說起也呵呵禾中  
明日行爲我至南門買陸家剛柔克十枝此筆名足下  
思之何如俠峰云大兄有猷氣取人厭所以不宜於俗



先生當徵規之聞過則喜百世之師足下勉之

與何干

孝字人多認錯父有爭子四字卽先人身後亦然如兄尊公不服朱子只宜婉詞記疑乃大肆辱罵至及韋齋公無禮甚矣兄今日過譽朱子爲聖人所謂幹蠱也善繼善述豈必依樣葫蘆哉而平時相見每言及四書註及詩傳必微言指摘此必誤看孝字耳弟愚直故敢爲知己直陳之以後凡與人言每事左袒紫陽却好得中耳究其實吾輩今日得延殘喘仰事頽育不賴紫陽章

圃後文集

卷之十一

尺牘下

言

句粉骨無地矣外一函與令坦細讀之此中更有曲折也

答葉生韓昭

承問喪禮只三語力行之思漸平矣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其餘皆具文耳若變通處有疾則進酒肉疾止復故他無可言也小祥之內急營灰沙依家禮三和土法勿用磚石遺患尙何言哉楊園紫雲書論葬處更詳考之何如

與仲廷左

安頓令弟東禪養病不煩以雜事此兄道也不要相學  
已施之而已此語極直截人於五倫內處處如是用心  
不患不到君子也足下才質豈市中人然在自立耳後  
世論斷有公評也勉之勉之  
世間與俠峰景書云文不虛短空平亦最父母未嘗不  
安分二字老姪看得極透此一生受用不盡也令兄只  
自以爲是是大病鄉愿何等伎倆孟子以此四字斷他  
不可入堯舜之道愚嘗言人皆可爲堯舜惟鄉愿孟子  
不許非苛論也然否

刪後文集

卷之五 尺牘下

三

與金方行

不哭孩兒誰不會抱家庭齟齬處正是長學問處天下  
無不是底父母此語須著實體會於父母不是處見得  
無不是於自家極是處見得都不是方能盡子道大約  
世間父母不是皆子之不是致之子苟是父母未有不  
是者所謂論親於道也今人未論論親於道只求他尋  
常在父母前一副和樂歡喜的面孔尙不可得遂欲聽  
其親而舜自居猶謂有人心者乎兄之孝必不至此然  
吾儕學問不到氣質變化地位尙保不得也邑難溫氏



母訓最好試熟玩一過  
聞汜水旱道頗險已諾之而復却蓋不敢以遺體行殆  
也以後或在千里內者當爲舍姪姻事屈就耳舍姪後  
先兄而舍姪之在揚者十七歲欲立爲已後不更作桃  
葉一想尊見以爲然否冬杪或開正擬放棹邢溝面與  
舍弟定奪耳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三六

與秋岳先生  
十七載渴懷一接芝宇少慰區區不具剋懼反勞耳小  
詩奉贈祈斧政或興發賜和尤望外也古名人遇富顯  
輒靳若當世有心者頗不吝揮灑梓與先生各以古人  
相期故敢以尺幅奉賁第寫明聖一角棲霞松影蒼蒼  
覩我渥矣并乞單款海上有知己當轉贈必不使坡翁

跡落羊肆石田菜爲俗子博官也呵呵

與某

兩詩各不相蒙何碍並存若嫌雷同拙作求斧削何如  
做門下周宰讀尊作拍案叫絕不揣浪和并附政卽擲  
下竹不如木以善蛙也聞亦翁不識方者可免否豐草  
菴古詩在語溪上惜墮禪趣耳酷韻見教極是但實有  
不滿碧翁處卽以惡圓爲譬可也

與姚子宏

兄骨肉間弟外人本不當與聞但念尊堂太夫人垂暮之

補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三

年受子媳之戮辱耳聞目擊情不忍恕故敢切直言之  
令弟本屬中材初無逆母本懷第室人交謫求靜之方  
不得不佯忤其母以取悅於妻其初迫於勢其中溺於  
情其旣則日漸月摩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吾兄身爲家  
督自宜告之先祠責令弟縱妻逆母之罪以救其將來  
否則迎歸入鄰奉養終身使永遠蛇蠍不至含悲忍怒  
以促其天年亦老人之大幸也春秋譏鄭伯失教穆彤  
掩戶自撻責有所歸多言勿罪

與方行書



米鹽瑣屑最足埋沒人兄每晨起自庖瀉以及樹藝刻無  
寧晷未免太勞總計一歲看書親筆墨之時寥寥耳此  
大可懼也書香一脉不在入股應試只要不忘經史時  
時浸灌便可傳之來葉若一疎忽後生小子習見前輩  
習氣如此一二傳後真成不識字農夫蕩檢踰閑有不  
可問者矣恃至戚故敢直言勿訝

留別侶郊

父兄既重進取足下今當以魯齋稼書爲師平日課程  
以七分講求經史體之躬行以三分涉獵舉業通於應  
試兩盡之道也然用功須切實不可騫名若一悠忽既  
不足以入德又無應世之資則兩失矣

第一要除浮躁有一豪欲自見其長形人之短則根本  
壞矣平居最不可談人過失至於師長尤當隱諱

慾念起時尋察根苗不出貨色名勢四字四者克治之  
功唯名爲難忠臣烈婦有打透生死一關而名心未化  
者無所爲而爲豈易言哉。四字亦不可概論各就氣  
稟中得來有偏於貨者有蔽於色者要在默自省察上  
蔡所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不哭孩兒誰不會抱家庭齟齬正是磨鍊學問一國非  
之不顧一家非之不顧此不顧二字須善看不是徑情  
直行只是胷中主宰不奪不淆外面却有許多委曲調  
護之法總當以柔道勝之不可使一點氣質也薛文清  
云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修須使父兄弟子弟不見我之  
圭角而隱微自反却是一刻不敢放鬆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勉勉循循何患功夫不成人品不立

平居只見得別人不是處多則學退矣只見得自家不  
是處多則學進矣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五

窮理只是八字分別是非而去取之看書應事皆然積  
之既久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自當精辨不爲異說所  
惑矣

人有終身克己而私欲纏繞不已者何也只是復禮功  
夫不到耳天理分數一邊多則人欲分數一邊自減譬  
之治病下手在祛邪後便當培養元氣漸充餘邪自散  
末俗易高少年一知半解稍異流俗便沾沾得意自謂  
翱翔九霄頗視人世不啻鷄豕營營不知義理無窮人  
品等級亦無窮以我視流輩擬擬若此以聖賢視我又



不啻雞豕耳何可不慄慄危懼匹夫勝子豈虛語哉  
東溪張漢木立身高潔不肯向人乞貸常數日絕食歌  
聲出金石妻子不聞交謫真不可及或勸之貶道從俗  
則笑曰吾自反無媿安命而已年已四十餘爲饑寒而  
易操未必得利徒損我完璧耳吾輩今日藉祖父餘蔭  
飽食終日侈談道義不過順風揚帆耳使處漢木之境  
逆水一篙便恐支撐不住可媿可媿

與友山弟書

聞揚人有以大紅帛爲汗衫者誥之則曰此最養血夫

刪後文集

卷之七 尺牘下

三

純袴子弟耗血之事多矣乃區區藉一衫培養耶前朝  
天子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  
乃紅布九重尙然而士庶之家暴殄若此能毋鬼瞰其  
室乎吾弟近無積蓄葬事遂久稽恐以奢致乏故偶論  
之

與太占姪書

昨赴館晤仲明姪知爲繼嗣事來愬族長此中曲折愚  
素所未諳老姪從親之令初不就質於愚愚何可越俎  
代謀然懸度此事分處不均必成訟成訟則兩敗俱傷

所以紛爭者爲財耳以意氣敗之則惑之甚者矣就天  
理人情平心而論應繼愛繼自宜平分不容低昂詎以  
病廢而立承重旣立承重而隱寓低昂何以服衆財者  
身外物耳父兄手足本之天性豈宜以驅區阿堵傷情  
壞義哉况老姪才具本不待憑藉自疑創垂或憫叔之  
無賢後人而爲之司其財亦宜謹慎保守使兩房從子  
均霑恩庇不當因貪激怒甘處鸛蚌以饋之漁者昔人  
云利令智昏庸材則然老姪讀書窮理臨財則分判愈  
精明試清夜自思設使四叔赤貧如洗兩房諸姪肯爭  
後之乎又使四叔已有遺腹主祀雖累百萬與兩房何  
與乎老姪旣以賢自居不徒以愛繼也則讓者賢乎爭  
者賢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老姪居喪其果盡禮盡誠而  
無歉乎倘不及早弭患未形一旦構之當事則春秋責  
備不在仲明而在老姪矣惟反覆熟籌勿以多事見罪  
幸甚

與岐周

昨晤叔明云及蔡西山之祖牧堂爲異似道黠穴立致  
富貴但六十年後必當改葬乃可永終渠不聽遂致殺



身如其言直以父母遺骸爲市兒趕節之具隨地氣盛  
衰今日舉之東明日復移之西是率天下而路也且蔡  
君既有回天之力何不別覓佳兆令渠後人爲忠良節  
孝而必使之爲奸賊家國兩敗遺臭萬年哉吾兄試下  
一轉語何如

又答岐周

兄所與鄭木公爭向一穴汪君登地不覺拊掌謂公直  
門外漢耳想聞之髮衝冠也數日看蕭智深巒頭一書  
頗解十之二三此只是小道如農圃醫卜一流曾謂紫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三

陽集大成沾沾不遺此耶觀文集山陵議狀之外論青  
烏者絕少卽語類出之門人纖悉不漏亦無一言及黃  
泉八鯨青龍白虎者意可見矣使當時并無議狀遂不  
足爲百王師表耶兄乃欲援儒而入於墨過矣過矣

又答岐周

近世多陽宗程朱而陰主王陸名爲重躬行實則打破  
朱子窮理耳唯其原頭涉於二氏故名實不副色取仁  
而行違無二病也况生長姚江先入爲主受病必深初  
學入門先須辨異端不爲所惑方可下手說知說行耳

尊教云學本程朱行違孔孟岐而二之矣程朱之學卽孔孟之行或者已入王陸而自號爲程朱者乃有斯弊耳總之口耳俗學是非易辨唯陽儒陰釋生心害政貽禍不淺故僕不得不偏重此症大聲疾呼唯恐高明陰中其毒如津夫流弊爲亂倫者擊節嘆賞則淪胥而莫可挽矣臨書悚恐之至

與方行

希賢先生昔爲君家訟事受答縣庭此等實心爲親戚近世所少今始母爲兒媳所侮兄當迎養終身庶可報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尺牘下

三三

幼年溺水之拯幸勿以力歎爲辭卽子宏兄今歲狼狽已極令郎修膳亦宜加厚錢大虛華不可信觀兄每每周旋得毋厚所薄而薄所厚乎郡中稅契急須索歸漢兄嘗云方行性太緩當佩弦兄自省何如也

答岐周

自春及今接尊教甚夥長篇累牘繁而不殺然發明本事終不透澈幸弟素請兄筆性會意假借默識粗通使生眼人竟不知作何語豈有意求古奧令俗人難曉以爲奇特抑心病未除積中發外不自知其支離滯滯至



於此耶詩文總當簡潔明暢無取艱奧冗晦兄非拙於文者只好異便是心病不可不省克也卽字學雖末藝亦當留意楷爲要行次之草未易言也兄雖課冗不暇臨碑帖然舉筆便不可不敬程子所謂只此是學以後賜翰望照入股格不用擡欸楷行鈔示使弟一覽便曉或擅用朱批奉正卽可存稿免爾不得失亦責善之一端也恃愛率直勿罪

與仲明姪

聞應繼始定不忍四叔父無後絕不從財上起見具見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三

老姪公心然姪婦太能爲夫訴曲代子求官恒代遺風司晨家索亦不可不杜其漸也所說服中生子極是正論然不先責其御內則凡僥倖而免者遂可晏然內宿乎大抵居喪三十七月內產子女皆當以不孝論蓋受娠在禫祭前也孟獻子禫而不御何人哉責人者已不容恕勉之勉之

與謝敬修

司馬遺筆至寶也暇卽一行物色之舟楫小費定不惜耳周因嚴兄太平策明暢可喜所嫌氣格卑弱間有俚

語未刪此可商耳然大體極正當不涉功利家目前儕輩少此卓見不容不擊節也令弟麻姑帖須寄示原本乃可作跋外寄木公詩正之

與岐周

聞尊公遂抱恙劇兄得毋大悔耶年近九十而歲制未備怠忽極矣爲此刻計醫藥爲先次則製柩柩中必當灌瀝青且多買燈心爲斂具卽貴至入分一筋十筋僅銀八星耳斷勿惜費也兄嘗言爲學不必闢異端只在躬行此等處最是躬行實驗幸努力努力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尺牘下

三

又

尊大人遂不起耶足疾竟不及一候歉極送終之具定當竭力然備物當稱家而用情則可自盡大約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是大節目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經此大患難學問乃有進境可自考也

與漢木

越中分穀之法爲例不一如上田三七田主多得四次則三之二又次則四六下則對分此唯荒歲行之平時豐熟則照例取租若遵兄一概對分之法則大有弊



昨晤汝仇湖老農言及世情澆薄卽租田一項明知田  
主挾分穀之法彼則竭力糞其春熟及棉花荳麥之壤  
而於田則隨意插蒔任其豐歉而已故分穀之鄉地日  
腴而田日瘠其勢然也唯江北一路春熟亦對分則無  
可驟閱矣然佃戶居宅農具俱出自田主其糞擁則又  
均派而糧甚輕故可支吾嘉湖糧重此例又不便也宜  
人情合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固未易言也兄乃執一  
偏之見自以爲是恐主張太過矣

答沈俠菴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三

山中岑寂兼癘患日熾幾同箕子漆身自分廢疾老矣  
視吾兄英銳佐理河渠爲他時建白張本者相去若鶩  
驥千里而遙敢希後塵耶別後馳仰日切中秋返遂野  
始得讀尊翰所諭聖發絕續之會令人慨然新詩見懷  
具戢盛意然白頭寡女寶釵金勝不入夢想已數十年  
一笑謝公知不以簡傲見責也前斷句中秦淮誤用見  
笑大巫乃反詢以爲學之階梯雖虛懷可挹而謏陋彌  
媿矣次韻一律正之

與從兄紫馨

知高年疝疾爲撓恐溷珍攝不敢賫候繼事一案更張  
無定今已應愛並列訟可息矣乃復有尼菴之役何也  
後生唯利是視甲爭乙噬都不足責所仗老成人燭幾  
于先事杜患于未萌耳使當日四哥臨歿大哥卽毅然  
持正不避嫌怨從公剖判俾各安其業則衣食足而禮  
義興何至狼狽潰裂貽悔今日哉大哥素通綱目治亂  
興亡之故必有瞭然于指掌間者往不可諫唯熟籌善  
後之策使賢者有以自處而不肖亦不至於激變是所  
望於高明練達者耳

刪後文集

卷之十六 尺牘下

三

與太占姪

春間一書據公直說非偏聽之詞仲明離乃婦咫尺便  
格格不吐安能簞吾千里外哉老姪久不見覆怒其切  
直耳此情之常何足介僕意耶昨據來書兄嫂如許可  
怪然此毒之潰耳所以釀是毒者老成人不得辭其責  
矣愚夫婦受愚訟師乘糾橫溢何足責乎張華云吳更  
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此伯主心事尤望吾姪并此克  
之同歸于善乃王道也

與桑伊佐



草廬奉調涕述三恨哀惻感人具服孝思據鄙見兄以  
汲長孺自命菽水可承歡一第不足榮唯八十老人方  
在床蓐而疾驅入都遂至抱恨終天未免截裾之痛此  
恨誠綿綿耳然徒悔無益卽今附棺諸具必誠必信絕  
世俗石板甄瑯陋斂力遵紫陽灰隔成法以求免於四  
患

謂木根水泉  
螻蟻狐狸

葬畢之後卽還家授徒盡色養于太夫

人雖外艱終服亦不敢作遠宦計此孝子善後之策也  
梓自痛怙恃早失見友朋間白頭在堂者輒爲驚喜唯  
恐其一夕離親之側嘗擬挈壺漿捧盤匭以佐之承歡

冊後文集

卷之六

尺牘下

三六

如久饑者見人食美膳不自禁其涎之流聲之楚耳外  
春初與岐兄一書附正

與謝南明

屬跋漫誌數語奉訪不及晤至周巷見尊書更增悔也  
放翁云顏魯公麻姑壇記東坡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  
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後陵谷變遷尙冀其  
一存耳不知大字仙壇兄曾見否尊公東山志囑伊佐  
改削津夫云作序則可若改削則以自家人心爲他人  
名譽非送束修不可此亦通功易事之義兄當爲後世

計勿惜費也

刪後文集

卷之六

只續下

三

刪後文集卷之六終



